

因為新冠肺炎的居家令，在家時間特別長，到後院賞花拔草，成為生活重心之一。去年冬天，修剪得幾近光禿的石榴，現在枝芽茂密比人高，朱紅鮮花朵朵開，蓬勃朝氣又艷麗，看了心涼脾肚開，希望秋天來臨時，有甜美的石榴。石榴樹左側，有棵朋友送的酪梨，不久前，也開滿了花，不少蜜蜂隨興而來，努力地為花粉交配，看到蜜蜂不辭勞苦，我心存感激，也滿懷希望。然而，花季過後，在開花的樹枝上，尋找小酪梨果，從下往上再往下，左看右看看不停，找了再找，就是找不到，一粒也沒有，真情的甜美酪梨夢，落得一場空，有被捉弄的感覺。果樹若不開花，就不會有奢想，看到了花，就會有期待，誰不是這樣？盼望盛開的石榴花，能順利結果，而不是和酪梨花一樣，只開花，不結果。石榴結果與否，再不久，就可揭曉。“酪梨花開數千朵，果實一粒都沒有，石榴是否會結果，再過數月不很久”

石榴樹的另一邊，有棵綠葉茂密的椪柑，大約四尺高，樹枝柔軟，挺住自身都困難，有些枝葉幾乎碰地，椪柑下六小叢草莓，和椪柑葉子一樣綠，數朵草莓白花，宣示它們的存在，花的尺寸雖然小，但是顏色突出，萬綠叢中數點白，散發迷人的光彩，任何人都會被吸引，要不多看幾眼都很難。蹲下來，將四周雜草清除，給它們多一點的空間，能夠好好成長，不是為了草莓，而是因為它們很特別，有令人懷念的過去。1997年底，搬到這個新厝，隔年的春天，完成庭院設計和施工，新厝有番新氣象，新栽的花草還小，牆邊還有些空地，決定買些草莓來種，從此，爭氣的草莓，冬天凋謝，春天再生，年復一年，就這樣，繁衍了二十二年！“綠葉天生不顯眼，白花襯托才得現，小叢草莓不鮮艷，冬去春來二二年”。

草莓叢買回來後，請媽媽幫忙種，不甘寂寞的爸爸，也要插手幫忙，為了種草莓，兩人起了小爭執，細節不清楚，明顯的堅持己見，互不相讓的樣子，從廚房窗子往外看，有點好笑滑稽。大概平時我們上班，他們生活單調，沒有衝突的機會，草莓如何種，剛好是個好藉口，一直到現在，每看到後院的草莓，那個陳年小風波，就浮現眼前。客觀的評判，應該要聽媽媽的，因為她一輩子務農，家中的農田，水稻的播種，插秧，除蟲，收割，巡田水，巨峰葡萄園，菜瓜，番薯，空心菜，全是她負責打點。一輩子當公務員的爸爸，雖然精通三國誌，農務經驗幾乎零，不知道那來的勇氣，敢挑戰媽媽種草莓。雖然如此，爸爸好像也沒輸，爭取到種一半的機會，草莓種好，兩人走入厝內，沒有難堪的疙瘩，高興地吃晚餐。沒問他們吵什

麼，因為那是大人的事，囡仔人有耳無嘴，只要乖乖有笑容，目睷金金人就水。
“媽媽農作經驗多，爸爸三國很會說，栽種草莓小風波，沒輸沒贏沒對錯”。

爸爸出生日本時代，因家境關係，念完小學公學校，就經人介紹，到公路局上班，從基層職員做起，沒有高等學歷，更談不上專業訓練，土木工程學識，都從工作中學習，大概學習能力不錯，加上肯努力，很受上司的欣賞，在績效為主的制度下，前二十年的職業生涯，升遷沒有受學歷影響。日本戰敗後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，也接收了台灣省公路局，高層人事的變遷，在所難免，政策的改變，也是預料中，從此學歷掛帥，又要學習新語言，他的職場，有了大障礙。但是，一個小學畢業，能成為工程師，擔當土木重任，從測量到橋樑設計，施工畫圖樣樣精通，這樣的人有多少呢？我小的時候，爸爸忙著工作，甚至長期到日月潭，參與環湖公路工程，沒有機會長聊，但是他有句話，一直讓我忘不了，就是國中畢業，考上台中一中時，本以為他會和我一樣高興，他卻說“三年後還有大學聯考”，輕淡的一句話，在我腦中搖晃了三年，當我考上台大時，爸爸沒有說什麼，應該樂在心底吧。台大，改變了我的人生，而爸爸的那句話，叮嚀了我三年。“小學土木工程師，測量橋樑兼畫圖，高興考上中一中，爸爸輕搖三年工”。

剛剛在整理舊書信時，看到四十年前，爸爸的一封限時掛號信，寄到“台東市南京路 37 號縣立游泳池，轉測量隊”。那時的我，中華民國陸軍少尉測量官，服務於聯勤測量隊，在台東機場作實地測量，一邊服兵役，一邊申請留學美國，許多事不能兼顧，猶他大學發入學許可前，要我提銀行存款證明，請爸媽幫忙斡籌，爸爸在信中，提到一切都辦妥，還附上八張存款證明，看完那封信，重新回憶已忘的細節，再次體驗到爸媽的苦心。高三下學期，我就離家求學，和爸媽的生活圈，從此越走越遠，台中台北到美國，那時交通電訊不發達，和爸媽的交談，也相對有限。1998 年春天，爸媽從台灣來訪，住了兩個月，如今回想起來，還很令人懷念，真高興他們來訪，終究，有爸媽的家，感覺就是不一樣。爸媽過世後，很多話想說，很多快樂想要分享，都已不可能，但是，一看到後院的草莓，溫馨就浮上心頭，好像看到了爸媽。美國父親節快到了，謹祝天下的爸爸，父親節快樂。“留學申請手續多，存款證明小折磨，一封限時掛號信，告知一切都辦妥”。

媽媽做田一世人
稻仔葡萄攏內行

爸爸土木公務員
三國人物萬百款